

何 卓 琼 ●

● 花城出版社 ●



●何 卓 琮●

禍
水

花城出版社 ●

祸 水

何 卓 琼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3插页 200,000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320册

ISBN 7-5360-0427-3/I·394

定价：3.80 元

内 容 提 要

青峰山水电站这座现代企业，却处于闭塞、守旧的农村重重包围之中，一场十万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汹涌而来，在这突发性事件面前，农村与电站之间的利益、各种人之间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发生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矛盾与纠葛。作品以电站站长林大田同妻子阿好、水文技术员薛妹之间细致入微的感情纠葛为主线，把各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错综矛盾联为浑然一体，刻意剖析人物的深层意识，因而虽非直书改革，却从意识深处发出对开放、改革的强烈呼唤。

作者系女性作家，可作品却跌宕多姿、大起大落，洋溢着阳刚之美。

不知为什么，林大田突然缩了回去。他女人阿好默默翻过身去，将脸转向墙壁。林大田感到了她的背脊弓向着他，知道她的失望。他自己也很沮丧。

他大约有一个月没回家了，连过旧历年也没回来。昨天入黑他才进村，远亲近邻闻知他回来，都跑来天南海北地闲扯谈。阿好替家婆泼了洗脚水，把女儿小芳儿子阿牛牯哄回房去，自家坐在角落里，让煤油灯的暗影挡着她，静静听自家的男人跟别的男人说话。她自始至终没有搭一句话，只是听得好笑时跟着众人无声地笑笑。林大田像所有山野村夫一样，在人前不会对自家的女人特别留神。但他时时感到了他女人的存在，甚至感到了她的渴求。当人们散去时，他便迅速将自己和女人关在小土房里。跟每次归来的第一夜一样，他总是患饥渴症似的操之过急，而女人也总是来不及反应就完事。今夜他打算再消消停停地弥补前愆，却想不到自己突然地觉着兴味索然而临阵退缩了。小土房很黑，小小的木框方窗泻进来的是一片无尽的幽暗。油灯只剩豆粒一点莹莹的火星，仅仅能勾勒出小土房里所有的物具和他们夫妇的轮廓。

廓。房里弥漫着泥土和生石灰的混合味。墙上黄褐色的没经烧烤的泥砖，凹凹凸凸，缝隙里还夹着草屑稻秆，布满尘埃和蛛网。泥地黑糊糊的，蒙着油泥，墙角里堆放着未开封的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名牌货。另一端的墙角却莫名其妙地撒着一摊石灰。老式粗糙的木头大床，当中深深凹了下去，躺进去像进了船舱。也不知是因了这屋，还是因了这床，林大田当时的心境并不好，又出现了刚从国外归来时那种古怪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周围是这样的寂静，隔壁房里没有丁点声响，老母亲，儿子阿牛牯，女儿小芳，一定睡着了。这样的幽暗，身边躺着的又是自己的女人。慢慢，那古怪的思绪消退了，他终于转向了妻子。偏偏，他向她靠近时，碰着她硬邦邦的瘦骨头，仿佛一点儿肉也没有。他缩了一下，最后仅剩的一丝儿热情冰释净尽，心底同时翻起了一层近乎厌恶的情绪。他为自己的举动大吃一惊，士兵临阵脱逃，是要受到军法严厉惩治的，而他在妻子面前临阵退缩了，他顿然产生了一种负罪感，然而一切已无法挽回，他半是失望半是沮丧地转过身去了。

她也跟着转过身去，骨突的脊背就弓向着他。

他有些过意不去，很想说点什么，终没有说。他不知说什么好。渐渐地，他睡着了。

睡梦中，他却经历了甜蜜的欢乐与快感。醒来后他又大吃一惊，因为梦中给他以欢快的不是妻子，而是另一个女人，一个似是朦胧却又清晰的乳房高高耸着的女人，可毕竟又弄不清这梦中的女人是谁。起床后，他像偷吃鱼腥的馋猫

怕被主人发现似的有点心慌意乱，偷偷打量妻子，似乎要探究妻子是否发现了他的秘密。妻子很坦然，近乎麻木，一如平常地一边扣衣衫，一边蹬上硬底塑料拖鞋，然后走了出去，到屋后抱柴禾准备升火做饭去了。

仿佛是对他梦中越轨的发疯实行惩戒，也仿佛是上苍对他的临阵退缩实施报复，突然地，他必须离开林家湾，回青峰山去。他来不及再跟他妻子温存，就悻悻地走了。

二

林大田蹬着单车离开林家湾，在出村的黄土路加速蹬车时，心里充满了对妻子的愧疚。车头挂着小背包，是妻子给他挂上去的，里面肯定装上了他应该带走的一切东西，绝不会遗漏一件。

前面闪出一道河。河水缓缓地流淌。是的，妻子没有说错，河水开始上涨了。这就是他立刻离家回青峰山的原因。

林大田折上铺着一层细沙的公路，向着河的上游方向蹬去，他的愧疚渴念渐渐清淡下去。一道长长的山坡，又是一道长长的山坡，山峦一座接着一座。见不着一个人影，也没有汽车。河道被山峦遮隔着，隐到山那边去了。

一间快要倒塌的茅草棚从拐弯处闪了出来，一个包着头布的妇女抱着孩子站在草棚门口，愣愣望着路对面的几个男人——他们腰间扎块破布，正从灰窑里掘出石灰，倒到一辆手扶拖拉机上。

林大田开始泛上另一种的喜悦和激动。他抬头望去，果然，名叫犁嘴的山崖就在前方粗暴地横到路面上来。青峰山快到了。林大田的惆怅烟消云散。他发现自己原来眷恋着青峰山。青峰山比林家湾更具诱惑。

林大田转过山崖，拐到一条岔路上去。过了山坳，一道深深的长长的峡谷便横在面前。

深深的谷底躺着温顺的珠江东部最大的支流。北岸一道长长的花岗石堤岸，岸上一排楼房，从中部开始，一座连一座，直抵峡谷的尽头。这是青峰山水电站的生活区，他的四百名“子民”就住在那里。有时，林大田会觉得自己俨然是非洲丛林的首长，在远离人世的地方领导着四百人的部落。

林大田在盘山路稳稳溜车下滑，迂回地接近那峡谷。生活区已退出他的视野，东部出现了青峰山电站的拦河大坝，青黑色的坝体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傲岸森然。大堤像一条其大无比的海鲸，横卧在峡谷口。首尾深深落进两岸雄厚的山体，点滴不漏地截断了珠江东部最大的支流，在大堤的东北部造成了浩大的水库。水库狭长，状若葫芦，贯穿粤赣两省。

不见厂房，也不见变电站高高的水泥构架。它们全部神秘地隐藏在大坝的腹腔——“海鲸”的腹部。神话传说海鲸吞掉整整一个船队，可这毕竟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创造，而青峰山大坝这条“海鲸”却实实在在吞含着一个骨干电站所拥有的一切。这不可思议的坝内厂房曾招引了多少同行远道而来，在“海鲸”腹腔的每一个角落流连忘返。

像往常一样，林大田止不住地激动起来。从林家湾到青峰山，不过三十里，他却经历了人类历史的大跨越，仿佛从农业社会陡然跃入了工业文明，历史变魔术似的翻过了一个世纪。青峰山从厂房到生活区，都豪迈地显示了工业文明辉煌的胜利。踩着两轮单车走过三十里，却目睹了历史进程的轨迹，看到了美国人托夫勒说的三次浪潮的头两个。他激动不已。昨晚在小土房狭窄的天地里产生的莫名忧郁全都烟消云散了。蓦地，他明白了那忧郁是怎么回事，那是跟他现在的激动恰恰是反向背离的。从青峰山到林家湾，他仿佛在沿着历史的长河逆流而上。历史在向他展示着一页页发黄枯萎的叶目，让他重睹人类原始的起步，让他目击人类历史的巨大反差。半年前，他在国外当了四年水利专家之后回来，感情上经历的正是这一种当时无法明了的思绪。

林大田径直上了大坝，来到水库边的水泥石阶上。他的脚踝浸没在水里。水很凉，也静，不留神便看不出那圈状的波纹样微微浪涌。你便觉察不出水库开始进水了。

他扬起头，隔着水库远远地打量着对岸那一座接一座的山峦。山峦的底部没在水里，顶部长满了草丛树木，中部是大片寸草不生的黄褐色的山体，带着明显的年深日久的水渍。那是死水位以下的部位，是应该永远没在水里，永远不裸露的地方。现在却裸露了。

水位消落得多厉害！

林大田心里叹气。他眯着眼，盯着那裸露的带着水渍的山体。就因了水位消落，才裸露了山体，发电机组也因了死

水位才全部停下来。青峰山电站已有好些时日没发电了。

这时候，坝顶瞭望哨的执勤人员，正用高倍望远镜瞄准了林大田。他们终于看清了这个“出炉”的厂长。往年夏天，他们也用这望远镜探究魔鬼女人薛妹的大腿和胸脯。这个疯女人，一个人住在荒芜人烟的大坝顶，到了夏天，便绷了紧紧的尼龙泳衣到水库游泳。他们便轮流举着望远镜，把她“拉”到跟前细细打量。他们发现，这疯女人的乳房跟本地妇女有很大的不同，耸突而尖锐，像两只肥大的冬笋。可惜，现在她不在了，走了。

浪涌轻轻拍打着林大田的脚踝，隔着胶鞋，他感到了浪涌的节奏和力量。不错，水库确确实实进水了。按理说，早春二月仍然是枯水期，地表水流依然枯竭。这种时候进水，等于给电站带来一笔横财，一笔罕见的横财。他望着对岸山头裸露着的那一片寸草不生的水渍，想像着它们将要重新浸没在水里的情景。他真希望这次降临的是一场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这样，被迫消落的水位就可以回蓄，发电机就可以重新开动，沿岸泊在码头的木头、山竹和粮食，就可以运出去了。

林大田转过身慢慢登上水泥梯级。这道梯级很长，顺着山势从水边直到山顶。来到山顶，林大田眺望水库的尽头。尽头是看不到的，一座山横在那里，水库被岔作两股，水绕到这座山后，重新汇合，一直延伸到东北部的邻省去了。水正从那看不见的尽头缓缓而来。林大田的心忽然跳了一下。他想到跟这水有关的一个女人。她就在这水流遥远的源头栖

身，是个体态非常美丽的年轻女人。林大田的心荡过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迷醉，脸上竟像喝了酒一样泛上了红潮。他想起了这个女人圣母似的裸露体态，多么美丽的胴体！这是他心底的秘密，永远也不会向人披露的秘密。他的脸突然涨红得很厉害。因为他霎时顿悟，昨夜他梦中搂抱的正是这个被工人们称为“魔鬼女人”的女人——薛妹。

三

这时候，他梦中搂抱的女人正为心爱的姆姆心焦如焚。

姆姆不肯吃饭，恹恹地趴在那里，不时地哼唧，嘴角涎着唾液，毛茸茸的尾巴无力地垂了下来，失去了往日的天真与活泼。

薛妹一只脚跪地，把它翻过来倒过去，扳它的嘴捋它的毛。

姆姆不能病，绝不能病。薛妹不住地想，心慌意乱。每夜凌晨两点，她都要准时到江边去，由姆姆护卫。这里虽然绝无人迹，但薛妹不能没有姆姆。

姆姆顺从地任由薛妹摆弄，浑身软绵绵，一有机会那头就立刻牵拉下去，伏在两只扭抱在一起的前爪上。它身上没有外伤，口腔也没有病兆。

“哪里不舒服？你说，说呀……”

薛妹真慌了，连连推揉着姆姆。

姆姆白了她一眼，又垂下眼睛，嘴角又涎出了津津的唾

液。

姆姆的嘴脸很凶残，身躯也极像狼，但它慈爱无比。它同所有的雌类动物一样具有可怕的母爱，那爱是不顾一切的。当它为了爱不顾一切的时候，它确实是凶残的。这也是薛妹同它寸步不离的原因。有了姆姆，她才敢孤身一人到这渺无人烟的地方来。

薛妹猛然想起姆姆几天没吃肉。她大约有十天没去墟市了。她不能常去，来回一趟要大半天。而她每天的时间要作四等分，在每一份的规定时间内她必须到江边去。不然，那水情就会失误，青峰山电站就要拿她是问，尤其是林大田，那个出过洋的村夫。想到这位出洋村夫，薛妹独自笑了笑，神情立刻带出了冷嘲。

“你饿了，怎么不早说，不早说？”

薛妹大声嚷嚷，拍着姆姆毛茸茸的脸颊，心里倒轻松了。她站起来，转身向厨房走去，那裙裾很好看地旋了起来，如亭亭荷叶。

薛妹的体态确实非常美丽，丰盈而匀称。虽然她穿着雪白的兔毛衫，外罩天鹅绒背心褙裙，那饱满茁实的胸脯依然在衣饰的层层包裹下触目地耸突着，幻着迷人的曲线。她很快又从厨房跑了出来，手里提了一只竹篮。

姆姆立刻从地上爬起来。

“你不要去！”薛妹说。

姆姆含混不清地嗯嗯几声，在原地兜了几圈，嗅着地而慢慢踱出院门。

薛妹没有再制止它。她谙熟这人言狗语的对话。刚才姆姆在跟她讨价还价，而且由它一口讲定了。薛妹一只脚跨出院门，回身扫一眼这宽敞空落的院落，锁了门，追着姆姆向江边走去。

太阳完全转到大锅山的顶上，柔弱的阳光把苍翠的山峰抹上一层金色。阳光照不到的山麓绿幽幽的呈着可怕的幽深和神秘。周围全是山，远山近山，除了山还是山。方圆几里没有人家。这是邻省南端一个被山峦封锁，为江水隔绝了的一人世界。薛妹总觉得这里的山跟青峰山是连成一气的。因为她从青峰山到这里，几百里尽是山路，山峦接着山峦，从未间断过。

桃花江就在山峦之间流过。这是一条小小的江河，跟所有南方河流一样清澈温柔灵秀。薛妹怎么也想不到，汇成浩大的青峰山水库的源头竟是这么一道不起眼的藏在深山里的小溪流。现在正是枯水期，河面狭窄，靠近两岸的河床露了出来，一片沙砾。河水就在当中的河床缓缓流淌。

薛妹沿着上游走去。在水势低凹处顺着山石围着一个浅水湾。水从上游流过来，又从水湾的两个出口流出去。水湾底部埋设了电网。这便是薛妹专用的打鱼场。

薛妹把竹篮丢到一块岩石上，便去扛铁网。她把铁网堵上出口，回头对姆姆嘘了一声。姆姆乖乖后退两步，在水边一块岩石旁伏了下来。

薛妹打上电源开关，也退回姆姆身旁。

她蹲下来，手伸到姆姆长长的浓密的毛里，一下一下捋

着，眼里露出的竟是她少有的忧伤。

姆姆跟她四年了。父亲托人把姆姆带来时，它还是一只浑身长满短短茸毛的小狗。姆姆的母亲是狗与狼的混血儿，这是父亲在信上说的。薛妹离开父亲，离开她那个到处流浪的家已经十几年了。家里发生的一切，只能从信中获悉了。父亲带着母亲、姐姐和弟弟，依然随着工程队浪迹天涯海角。这几年，他们在西部一个深山密林里驻扎了下来，在那儿建造一座比青峰山大两倍的水电站。据说那密林里有狼。一天，他们家养的母狗失踪了。过了许久，它又回来了，还带回一只小狗。小狗很像母狗，又全然不像母狗，竟像狼。人人都说小狗是狼种，不能留。父亲几次偷杀终不得手，母狗护卫得很严，凶狠得发疯。后来，小狗长大，也生了一窝小狗，其中一只特别漂亮，毛色黑里夹黄，四条腿很健美，小脚踝精细精细，他们给它起了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姆姆。姆姆自小跟了薛妹。那时薛妹在青峰山大坝顶观测水情。别人下班了便下坝回到谷底的生活区去，只有薛妹独自住在坝顶。她喜欢离群索居，独独恋伴着姆姆。姆姆承袭了前辈可怕的母性狼性，有它护卫真比保镖还可靠。在青峰山，姆姆就跟薛妹形影不离。到了夏天，薛妹推出小艇，姆姆就一步跳上艇去。艇划到水库中心，薛妹才跃入水中畅游。姆姆便凛凛然挺立艇头，炯炯地注视着女主人。女主人偶然性起，会胡乱泼它一身水。它耸耸身一抖，回报女主人一脸的水珠。女主人便咯咯咯地大笑。薛妹当然作梦也想不到，她每次穿了尼龙泳衣到水库来，大坝顶会有一架高倍望远镜对着她，

镜片后面是一一对贪婪却又怯懦的眼睛……

薛妹把姆姆轻轻一拍，自己跳起来关了电源。她走上窄窄的堤围，在出口处蹲下来，把手探进水里。铁网网眼里涌聚了一堆叫不出名字的大鱼小鱼。它们被电流击得昏头昏脑。她摸出一条，就向姆姆丢过来。姆姆尖着嘴叼了，放到竹篮去。

篮子满了。

姆姆叼了竹篮往回走。

“嘘！”

薛妹叫住它，从它嘴里拿过竹篮，自己提着。

薛妹在厨房快手快脚剖鱼煎鱼，香香地拌上饭。

姆姆大口大口吞咽，一边不住得意地哼哼。

薛妹笑了。笑声与姆姆的哼哼声交响成奇特的二重奏。

她忽然想起什么。她快步走出院去，对着傍山的那条小路眺望。路上无人。黄土小路弯弯曲曲凹凸凸凸，在斜阳下泛着白。薛妹望着小路的尽头。尽头是一个山坡，小路就顺着山坡绕到坡那边去了。她希望从坡后转出个人来。然而终于什么也没有。她到这里快一年了，小路从来就是孤寂地躺在那里，晴天在阳光下泛着白，雨天在泥水中稀烂不堪。小路就是这样单调地刻板地变换着，却从未有过人影，除了她自己。她无法想像路上有个人走着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她信心十足地相信奇迹会出现，说不定现在——或者是下一秒钟，坡后就会转出一个人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姐姐来信说这几天她要来看她。

然而姐姐没有出现。当薛妹从小路折回时，她的兴致信心已经一丝全无。黄土路是那样荒凉冷僻，根本不用指望会有人到。她在心里埋怨姐姐；她不该拒绝她去墟市接她的车。怎么会连自己哪天到都不知道呢？可见姐姐糊涂。她不知道，自从那天她在信纸上画满了箭头路标九曲十三弯的给姐姐寄去，她便开始了等待。姐姐当然不知道等待是什么滋味，尤其是在这种地方等待。“还不如不来！”薛妹开始发脾气诅咒姐姐了。她自己也暗暗吃惊：她变得喜怒无常了。

太阳在大锅山沉了下去，四周骤然暗了下来。夜色深沉而凝重，风也吹起来了，冷冷的。

薛妹正要回房加衣服，走廊尽头传过来一阵电话铃声。薛妹急忙向走廊尽头走去。走廊很长，并排着七间房子。

薛妹一下听出是林大田。

“噢，是厂长。”

也不知为什么，薛妹明明笑着，心里很快活，可话一出口却带着冷冷的嘲讽。她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冷言冷语地刺激厂长。林大田本来是他们水工车间的主任，上两月才提为厂长。她挖苦他当然不是因为高升。

林大田倒一本正经。他在电话里告诉她，青峰山水库开始进水了，问她桃花怎么样。

“流量大了一点点。不多，一点点。”薛妹脱口说了个数。

林大田又说了很多，大意是桃花水文站位处水库的源头，桃花江水涨水落，青峰山完全跟着，时差不过十几小时。

他们控制水库水位就靠她的情报了，要她当心等等。

薛妹微微侧着头，仰望着天花板——那儿有一只蜘蛛拖着一根细丝，一坠一坠的上上落落。她同时留神听着耳机里的每一句话。她没有插嘴打断他。她喜欢听他说话，喜欢他低沉的略带沙哑的嗓音。

直到他说完了，薛妹才开口：“是，厂长。”声气中仍带着冷嘲，还有戏谑，“你说过一百次了。”

他吃吃地笑，透着沙哑。

“你知道，我需要你的数据。我依靠你呢。”他说。

薛妹听出他语调中明显的亲切。他说的也是千真万确。他确实在靠她。桃花江的水情对青峰山太重要了。她心头荡过一种类似甜蜜也似庄严的感觉。“我知道。”她轻声答道，这回可没有一点挖苦嘲讽的味道。

他沉吟着，好一会才说：“你……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他笑笑。“你一个人小心点。春天来了，要防蛇。屋前屋后洒上石灰，半夜去江边要穿高筒水靴。你那里有石灰吗？”

薛妹不作声。她的脸色已变得很难看。她觉得胸口压憋得难受。她艰难地透过口气，喘着深呼吸。

林大田似乎感到有什么不对路，在那边忙喊过来：

“薛妹，怎么了？你怎么了？”

薛妹的脸色这时泛着苍白。她软弱无力地应道：“没什么，我没什么。”

“我刚才说到蛇……”